

王通論

尹協理 魏明



责任编辑：安 仁
责任校对：怀 湘
封面设计：王彦萍
版式设计：钱 锋

王 通 论
WANG TONG LUN

尹协理 魏 明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3 插页 233 千字

1984 年 12 月第 1 版 198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7,800 册

统一书号：2190·114 定价：1.45 元

前 言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短暂的隋代是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一个时代。我们在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的过程中，发现生活在隋代的王通是一位处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的思想家。虽然他的生平不甚详，寿命又不长，传世著作也不多，但对后世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因此，我们觉得，对王通及其思想作一番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研究王通，首先要解决其人其书的真伪问题，这就不能不进行一番考证。因此，考据的内容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其次，王通思想的真实内容应该弄清楚，因此，研究王通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思想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再次，搞清王通思想的历史属性和地位问题，是我们研究王通的一个重要目的。因此，这部分内容成为贯穿全书的线索。

由于学术界历来对王通不甚重视，很少有人对他作过专门的研究。迄今我们没有看到过全面论述王通思想的专著。这就自然使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带有很大的资料性和垦荒性。然而，客观上因为历史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现有资料的局限性，主观上也因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其它有关各方面的学识有限，不周及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期待专家和同志们指正。

作 者

1983年10月1日



王通像(明代无名氏绘,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目 录

前 言	1
一、王通与《中说》真伪考辨	1
(一)王通有无考	1
(二)《中说》真伪考	15
(三)《中说》谬误考	34
二、王通的生平事迹	60
(一)王通的家世	60
(二)王通的生平	69
(三)王通的著作	74
三、王通思想的时代背景	84
(一)经济上的变迁	84
(二)政治上的变迁	89
(三)意识形态上的变迁	95
四、王通的政治思想	107
(一)恢复王道之志	107
(二)仁政思想	125
(三)三教可一的思想	140
五、王通的哲学思想	150
(一)朴素唯物主义的天人观	150
(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166
(三)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175
(四)历史进化论和道德史观	186

六、王通的伦理思想.....	201
(一)穷理尽性理论的提出	201
(二)道义与利欲之辩	213
(三)复礼的主张	226
七、隋唐儒学的变革与王通的历史地位	236
(一)对天人感应论的清算	238
(二)援佛入儒思想的提出和理学的产生	244
(三)理学家对王通的评价	266
附录一 北宋以前史籍中有关王通的记载	276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293

一、王通与《中说》真伪考辨

王通字仲淹，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公社）人，生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 580 年），卒于隋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死后，门人私谥为“文中子”。

从北宋初年以后，历代都有人怀疑王通其人及其传世著作《文中子中说》的真实性，因此，研究王通的思想，不能不首先辨明王通及其《中说》的可靠性。

（一）王通有无考

清初姚际恒指出，对于王通其人，“世有以其姓名史所不载，疑并无其人者”（《古今伪书考·文中子中说》）。对王通其人的存在首先提出疑问的，是北宋初年的宋咸。他曾撰《过文中子》十卷，又有《驳〈中说〉二十二事》（见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三），认为王通并无其人。明代的焦竑指出：“宋咸作《驳中说》，谓文中子乃后人所假托，实无其人。”（《焦氏笔乘》卷二《文中子》）《四库全书总目》也指出，对于王通，“宋咸必以为实无其人”（《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子部·儒家类一》）。但是，宋咸的上述两本著作均已不传于世。我们仅知道他字贯之，北宋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县）人，与北宋初刊刻并注释《文中子中说》的阮逸同时、同乡，并都是天圣（1023—1031 年）进士。宋咸先知邵武军，后移守韶州，又任职方员外郎，仕至都官郎中。著作有《易训》、《毛诗正

义外纪》、《论语增注》、《法言注》、《朝制要览》、《孔丛子注》等，然《四库总目》仅存《孔丛子注》七卷。南宋王明清（1127—？）也曾指出：“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欧阳文忠公（欧阳修）、宋景文（宋祁）修《唐书》，房、杜传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书阮逸所撰，未必有其人。”（《挥麈前录》卷三）

宋咸否定王通存在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王明清记载的南宋有人怀疑王通存在的依据仅仅是《新唐书》的《房玄龄传》和《杜如晦传》（附有杜淹等人传记）等不及王通姓名，这个论据应该说是单薄的，难以令人信服。

宋咸、阮逸、欧阳修、宋祁均是北宋人。我们考证王通其人的有无，应当依据隋末和唐代人的著作。据今日保存下来的有限的历史资料考查，宋咸以前提及王通的人不仅存在，而且还为数不少。兹检索如下：

唐贞观年间任过礼部尚书的陈叔达（？—635年），在隋大业年间曾任绛郡通守。王通所在的通化镇正处在河东郡与绛郡的交界处，且距河东郡治所达一百八十里，而靠绛郡治所只有七、八十里。陈叔达在任绛郡通守期间，闻王通大名，曾向王通请教，并与王通兄弟王凝、王绩等人建立了友谊，交往甚密，有书信传世。陈叔达在与王绩的一封信中清楚地提到这些事实，说：

魏晋之际，夫何足云。中原版荡，史道息矣。然国于天地，与有立焉。苟能宅郊禋，建社稷，树师长，抚黎元，虽复五裂山河，三分疆次，规模典式，岂徒然哉！是贤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宏纲正典暗而不宣，乃兴《元经》，以定真统。盖获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

叔达亡国之余，幸赖前烈。有隋之末，滥尸贵郡，因沾善诱，颇识大方。（《答王绩书》，《唐文粹》卷八十二）

陈叔达是南朝陈宣帝第十六子，故云“亡国之余”；隋末任绛郡通守，故云“滥尸贵郡”。信中不但赞扬王绩之兄文中子，而且自述“因沾善诱，颇识大方”，这虽可看作谦逊之词，却绝不能认为是无中生有。陈叔达的这封信，可以说是王通存在，并且是当时当地颇有名望的儒者之铁证。

王通之弟王绩（585—644年），字无功，自号东皋子，是隋唐改变南北朝文风的第一个人，有《东皋子集》保存下来。王绩在他的诗文中，多次提到其兄王通的事迹。《游北山赋》中说：

白牛溪里，峰峦四峙。信兹山之宜域，昔吾兄之所止。许由避地，张超成市。察俗删诗，依经正史。康成负笈而相继，根矩抠衣而未已。组带青衿，锵锵僣僣。阶庭礼乐，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凝洙泗。（《文苑英华》卷九十七）

王绩说其兄在白牛溪删诗、正史、讲学，其功业犹如孔夫子。其中虽不免溢美之词，但基本事实是可信的。王绩在上面这段诗句之后，又自作注释，云：

吾兄通，字仲淹。生于隋末，守道不仕。大业中隐居此溪，续孔氏《六经》近百余卷。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也。（同上）

王绩又作《负苓者传》，其中说：

昔者文中子讲道于白牛之溪，弟子捧书北面，环堂成列。（《唐文粹》卷九十九）

一次王通讲课完毕，门人薛收与程元讨论《周易》，被过路的负苓

者听见，负苓者发表了一通议论，说完即负苓而行。薛收、程元“追而问之居与姓名，不答”，“文中子闻之，曰：隐者也”（《唐文粹》卷九十九）。这是王绩著作中又一次提到王通及其讲学之事。在《答冯子华书》中，王绩再一次提到其兄王通：

吾家三兄，生于隋末，伤世扰乱，有道无位，作《汾亭操》，盖孔子《龟山》之流也。吾尝亲受其调，颇为曲尽。近得裴生琴，更习其操。洋洋乎！觉声器相得。（《文苑英华》卷六八八）

这里虽然只说“吾家三兄”而未提王通之名，但既云“伤世扰乱，有道无位”，又以孔子相比，显然是指王通无疑。王绩在《答程道士书》中，再一次提到王通及其著作，曰：

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先择一德，续明《六经》。吾尝好其遗文，以为匡代之要略尽矣。（同上）

此外，王绩在《仲长先生传》（《东皋子集》卷下）中，也曾提到王通。王绩的著作没有全部保存下来，在仅存的一点著作中，就有五篇提到他的三兄王通，可见王通的存在是难以否认的。即使后退一步，认为《游北山赋》、《负苓者传》、《仲长先生传》可能是王绩伪造的话，那么《答冯子华书》和《答程道士书》则绝不可能无中生有，在信中捏造出一个三兄王通。在当时，如若在书信中向朋友造这样的谎言，朋友们是很容易戳穿，当作笑谈，以致绝交的。世上除了疯子，大概没有人干这种蠢事。如果认为这两封保存下来的信件也属伪造，虽不能说绝对没有这种可能，但目前尚无证据。怀疑与推断当然是可以的，但不能离开历史的材料而走得太过远。

唐初文坛“四杰”之一的王勃（650—？）是王通之孙，字子安，有《王子安集》传世。在王勃的著作中，也几次提到他的祖父王通。他曾为王通的《续书》作序说：

我先君文中子，实秉睿懿，生于隋末，睹后作之违方，忧异端之害正，乃喟然曰：“宣尼既没，文不在兹乎！”遂约大义，删旧章，续《诗》^①为三百六十篇，考伪乱而修《元经》，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述《易赞》以申先师之旨，经始汉、魏，迄于有晋，择其典物宜于教者，续《书》为百二十篇，而广大悉备。嗟乎！贤圣之述，岂多为哉？噫！亦足垂训作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王子安集》卷四《续书序》）

王勃对其祖父王通的事迹与著述讲得比较详细，也不可能是凭空捏造。在《倬彼我系》四言诗中，他再一次述及王通的事迹，写道：

伊我祖德，思济九埏。不常厥所，于兹五迁。欲及时也，天岂愿焉。其位虽屈，其言则传。

爰述帝制，大搜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礼乐咸若，诗书具草。貽厥孙谋，永为家宝。（《唐文粹》卷十一）

“其位虽屈，其言则传”，正是指王通不仕而著述的事实。帝制、王道、天人，正是王通思想的核心，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论述。礼乐诗书，正是王通的著作。因此，王勃在诗中赞诵的“祖德”，为王通事迹无疑。王勃在《送劼赴大学序》中谈到其家有八代著述

① “续《诗》”，四部丛刊本作“续《书》”，误。

之风时说：

吾家以儒辅仁，述作存者八代矣，未有不久于其道而求苟出者也，故能立经陈训，删书定礼，扬魁梧之风，树清白之业，使吾徒子孙有所取也。（《王子安集》卷七）

王勃是王勃之弟。在王勃赴太学临行前，王勃以祖传家风教育他，勉励他奋发攻读。其中“立经陈训，删书定礼”所指者，也显然是王通。如果认为王勃上述关于王通的言论也属于伪造，认为他伪造了一个祖父来教育子弟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

初唐四杰中的另一位诗人杨炯（650—？），是王勃的好友。他在给《王勃集》所作的序中论及其祖王通时说：

君讳勃，……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讲艺于龙门。其卒也，门人谥之曰文中子。（《杨炯集》卷三《王勃集序》）

如果说王勃可能说谎的话，杨炯则没有这个必要，因此杨炯关于王通的记载的真实性更是难以否认的。《四库全书总目》谓“炯为其（王通）孙作序，则记其祖事必不误”（《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子部·儒家类一》），这个判断是符合情理的。

唐代中期的文学家、唯物论者刘禹锡（772—842年）对王通的存在毫不置疑。他在为王通的五代孙王质所作的《神道碑》中说：

常侍讳质，字华卿。……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杰，仕元魏为并州刺史，……并州六代孙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诸儒，唯通能明王道，隐居白牛溪，游其门皆天下俊杰，著书行于

世，既没，谥曰文中子。……始文中先生有重名于隋末，其弟绩亦以有道显于国初，自号东皋子，文章高逸，传乎人间。议者谓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性，二百年间，君子称之，虽四夷亦闻其名字。（《刘禹锡集》卷三《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王公神道碑》）

刘禹锡虽然离王通已近二百年，但比宋初的宋咸等人毕竟早得多。刘禹锡依据唐代保存的资料，叙述王通的事迹，其可靠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不过这里“游其门皆天下俊杰”一语是需要加以辨证的。

唐末文学家皮日休（834—883年）曾作《文中子碑》，其中云：

文中子王氏，讳通，生于陈、隋之间，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序述《六经》，敷为《中说》，以行教于门人。……后先生二百五十余岁，生曰皮日休，嗜先生道，业先生文，因读《文中子后序》，尚阙于赞述，想先生封隧所在，因为铭曰：大道不明，天地沦精。俟圣畅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艺腾英……（《皮子文藪》卷四）

皮日休景慕文中子之道，将王通与孟子、荀卿、韩愈相提并论，敬信不疑。

与皮日休同时的文学家陆龟蒙在《送豆庐处士谒宋丞相序》中也提到王通，云：

文中子生于隋代，知圣人之道不行，归河汾间，修先王之业，九年而功就，谓之《王氏六经》。（《笠泽丛书》乙）

豆庐处士不知何许人，陆龟蒙说他是“文中子外诸孙”，他犹信文

中子，常常“诵文中子书不绝于口”（《笠泽丛书》）。可见唐末，人们并未怀疑王通其人的真实性。

与皮日休、陆龟蒙同时的另一位文学家司空图（837—908年）也曾作《文中子碑》，其中说：

五胡继乱，极于周齐，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圣人之用，得众贤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唐文粹》卷五十一）

又几十年后，至五代末和宋初，人们对王通的存在仍然不曾置疑。柳开（947—1000）自二十岁起就景仰文中子王通及其著作。他曾多次易名，旧号“东郊野夫”，后改为“补亡先生”，不久又易名曰柳开，字曰仲涂。他自述道：

补亡先生旧号东郊野夫者，既著野史后，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扬、孟之心，乐为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遂易名曰开，字曰仲涂。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涂字之，表其德焉。（《河东集》卷二《补亡先生传》）

王通是柳开心目中的榜样，当然柳开绝不怀疑王通的存在了。

比柳开稍晚的石介（1005—1045年），是“宋初三先生”之一，宋代理学的启迪者。他也未曾怀疑王通的存在。在《与土建中秀才书》中，他说：

魏晋迄陈隋，帝王之道扫地而无遗矣，生人之命遂绝而不救矣。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干隋文帝，不遇，退居

河汾之间，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徂徕先生集》卷十四）

上述史实说明，在宋咸、阮逸之前，陈叔达、王绩、王勃、杨炯、刘禹锡、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柳开、石介等人的著作中，曾多次表彰王通其人及其事迹，证明大业末年，王绩的三兄、王勃的祖父王通确有其人，并且退隐在家乡的白牛溪，续述《六经》，聚徒讲学，具有相当的影响。

人们怀疑王通存在的主要理由是所谓“史书不载”，《唐书》房玄龄、魏征传中“不及其姓名”。但房、魏传中不及王通姓名，不等于新旧《唐书》不及王通姓名。事实上，新旧《唐书》在王绩、王勃和王质传中，都曾记载了王通的主要事迹。后晋刘昫修《旧唐书》，在《王绩传》中说：

王绩……兄通，字仲淹，隋大业中名儒，号文中子，自有传。（《旧唐书》卷一九二）

宋初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在《王绩传》中将王通的事迹叙述得更为详细：

王绩……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惟《中说》独传。通知绩诞纵，不婴以家务，乡族庆吊冠昏，不与也。（《新唐书》卷一九六）

《旧唐书》在《王勃传》中附王通事迹，比《王绩传》来得详细。其中说：

王勃……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论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义宁元年卒，门人薛收等相与议谥曰文中子。（《旧唐书》卷一九〇）

《新唐书》在《王勃传》中也附有王通的事迹，云：

王勃……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后亡其序，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新唐书》卷二一〇）

《旧唐书》在《王质传》中也提到了王质的五代祖王通，说：

王质……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号文中子。（《旧唐书》卷一六三）

《新唐书》于《王质传》中载王通，与《旧唐书》相同：

王质……五世祖通，为隋大儒。（《新唐书》卷一六四）

这些事实说明，新、旧《唐书》虽未专为王通立传，但在王绩、王勃、王质传中，均无例外地叙述了王通的主要事迹，因此，我们不能因没有王通专传而否定王通其人的真实性，更不能因房玄龄、魏征传中未提及王通姓名而否定王通的存在。

《旧唐书》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即《王绩传》中述王通事迹后，又说王通“自有传”。按照二十四史惯例，在他传中提到某人

“自有传”时，一般均另有专传。然而翻遍《旧唐书》，却并无王通传。出现这种现象的最大可能性，应是原计划有王通的专传，但后来漏掉或改变了。二十四史中这种现象屡有存在。如《晋书·冯统传》云“统兄恢，自有传”，《殷颺传》云“弟仲文、叔献，别有传”，实际均无传，可见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这条材料至少可以说明《旧唐书》作者刘昫曾有过给王通立传的计划。

其实，新、旧《唐书》不给王通专门立传并无过错，因为王通卒于隋大业十三年，尚未入唐，故而新、旧《唐书》无王通传绝不能成为否定王通的理由。问题在于《隋书》只字未提王通。清人王士禛曾指出，“唐初修隋史，不为文中子立传，千古疑之。”（《香祖笔记》卷三）《隋书》为何只字不提王通？这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是王通的名声在隋末唐初并不那么大，《隋书》作者认为尚不够入传资格；另一种可能是修《隋书》者与王通兄弟有些成见。我们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或者由于其中的一种，或者兼而有之。

关于第一种可能性，我们分析王通生平事迹，他在隋代仕至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官位并不高，且为时不长就归隐了。王通回到家乡以后，先用了九年时间续述《六经》，待《六经》基本完成后的大业九年、十年才开始大量聚徒讲学的。从大业九、十年开始，至大业十三年五月王通卒，大量聚徒讲学的时间仅有三、四年。在三、四年内，不可能有太多的门人，更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刘禹锡所说“虽四夷亦闻其名字”，即使没有夸张，也应是王通身后之事了。王通在世时，并没有这么大的声誉。因此，王通不够入传资格，这种可能性不但有而且是很大的。过去许多研究王通的学者，均以王通在唐初以后的影响来设想当时的情形，以为王通在隋末的影响已经很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历史上象这样的事情可以说不胜枚举。朱熹在生前一直不受重用，甚至被废黜；王夫之在当时更是默默无闻。他们的影